



世界少年文学经典文库

[英] 格雷厄姆 / 著

文敏 / 译

柳林风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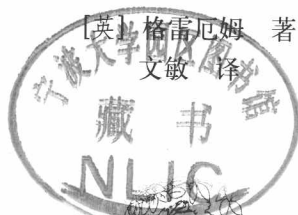
全国优秀出版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主编 任溶溶

柳林风声

[英] 格雷厄姆 著

文敏 译



NLIC2970631800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柳林风声/(英) 格雷厄姆 (Grahame, K.) 著; 文敏译. —杭州: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6

(世界少年文学经典文库/任溶溶主编)

ISBN 978-7-5342-5381-2

I. 柳… II. ①格…②文… III. 童话-英国-现代-缩写本 IV. I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7139 号



特约编审: 宋兆霖

文字编辑: 吴 颖

美术编辑: 陈 敏

封面设计: 小飞侠

版面设计: 皮 皮

插 图: 李广宇 钟 君

责任印制: 吕 鑫

世界少年文学经典文库

柳林风声

[英] 格雷厄姆 著 文敏 译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富阳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5 印张 7.75

字数 125000 印数 1—10100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42-5381-2

定 价: 11.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译本前言

这部有趣的作品似乎介于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之间，一方面充满着童话的想像力和虚拟风格，另一方面故事中却不乏现实生活场景，而且相当生动地表达了成人社会的行为意识。它的确不同于一般的童话，那些有关人情世相的诙谐表述，往往隐含着隽永的人生况味，作者将富于童趣的描述揉入其中，读来自然令人解颐。书中的主要人物是四个拟人化的动物，恭顺的鼯鼠，聪明的河鼠，老成持重的獾，以及放浪不羁的蛤蟆。蛤蟆在英格兰乡间的冒险经历是书中最精彩的描写，实际上也是故事的主线。他从玩车到偷车，再由入狱到逃跑，随之被人追捕，正是这一系列情节串起了大半本书，而另外三个动物对他的规劝、惩戒和真诚的帮助，则不时地交织其中。蛤蟆屡生祸端，说来跟他嗜车如命、躁动不安的习性有关，这一点也许正好表明了作者恪守传统的道德理念。这部作品

初版于一九〇八年,当时汽车尚问世未久,作者已敏感地意识到这玩意儿将对人类生活观念形成巨大冲击。

本书作者肯尼斯·格雷厄姆(1859—1932),出生于爱丁堡,父亲是出自老派苏格兰家庭的一名律师。由于父亲酗酒,格雷厄姆是由年长的亲戚带大的。他一家早年居住在西部高地,当他母亲死于猩红热后,孩子们都被送到外祖母家里,一处名叫库克海姆谷的村庄。这部《柳林风声》的故事场景,主要是根据那个小村庄描绘的。格雷厄姆毕业于牛津大学圣爱德华学院,一八七九年进入英格兰银行,终身为银行职员。起初,格雷厄姆写过一些非虚构性的轻松散文,作为消遣向期刊投稿。一八九三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著作《异教徒文稿》,是一部描述孤儿的作品。后来一八九五年出版的《黄金时代》,一八九八年出版的《梦幻年代》,也都是以儿童题材为主的小说,这些作品都深得孩子们和成年读者的喜爱。格雷厄姆于一八九九年结婚,但是他的婚姻生活并不如意。在有了儿子阿里斯代尔以后,格雷厄姆写了《柳林风声》的一部分篇章,起初是作为信的形式写给寄寓在外地的儿子。小说写得非常有趣,而作者在现实生活中却屡遭不幸。小说出版后,因为健康不佳和工作压力太大,格雷厄姆就从银行退休了。而他的儿子阿里斯代尔,一个还在牛津大学求学的青年却卧轨自杀了。格雷厄姆遭此打击,从此封笔不再创作。一九三二年六月,格雷厄姆在伯克郡逝世。

我知道《柳林风声》这本书是在十多年前,当时孩子尚幼,每晚睡前总要缠着我讲故事。一天天讲下来,脑子里终于搜刮一空,于是将浙江少儿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蓝紫色封面的《世界儿童文学名著》连环画拿来念给他听。一晚接着一晚,也不知消磨了多少个灯下之夜,整套连环画的八本书全部念完了。其中有些故事给他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还得再念一遍,比如《柳林风声》就念了三遍。如今他已是一个准备高考的小伙子了,看到我在电脑前翻译这本书,常常会很有兴趣地站在一边看,一边以他儿时对这本书的印象来“纠正”我的译笔。因为书中那四个动物的音容笑貌,早已按照连环画的译述风格烙入他的记忆。

从翻译的角度来看,《柳林风声》不是那种非常难译的书,文字清新优雅,故事引人入胜,读来有趣,译来也颇有滋味。但是文学翻译向无坦途,尤其是把一个世纪前英格兰乡村的生活场景再现于平易(不敢奢求优雅)的汉语,实在不是一桩轻松的工作。译者才疏学浅,碰到的疑难问题也不少,那种时候自然最能体会前人所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意思,所以尽管所费工夫不少,译文如何仍不敢自信。本书的书名曾有几种不同译法,如“杨柳风”、“杨柳间的风”、“柳林四侠”等,当初我见到的那本连环画上的译名则是“柳林风声”。也许是先入为主的缘故,我觉得这个名字有音韵、有意境,也更具美感,这里就照

此搬用。但是，那本连环画里把Toad译为“癞蛤蟆”，最后他要改邪归正时唱的那首歌也被译为“英雄癞蛤蟆之歌”，不能不让人觉得别扭。“蛤蟆”是中性词，而加以以“癞”，则完全是嘲讽之意。整部小说是以Toad为故事中心的，朋友们费尽心机地帮助他，终于使他找回理智，成为一个体面的动物（符合英国乡绅的标准），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肤浅的搞笑过程。当然，照我看来，如果现在有人写《柳林风声》的续篇，蛤蟆肯定是个大出风头的角色，而安命自守的獾、本分的河鼠和事事听命于人的鼹鼠是成不了“当代英雄”的。我在翻译过程中倒是非常喜欢这三个动物，尤其是译到老獾对鼹鼠述说“人类社会风云变幻几经沧桑，而自然界最长久的居民却是我们獾”那番话时，译到鼹鼠经历了新鲜刺激的新生活后回到老家的那一段，真是充满了惬意，甚至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文 敏

目 录



一 河岸	1
二 大路	19
三 野树林	37
四 獾先生	54
五 归家	74
六 蛤蟆先生	97
七 黎明时分的吹笛人	118
八 蛤蟆历险记	133
九 浪迹天涯	152

十 蛤蟆历险续记176

十一 “他的眼泪就像夏天的暴风雨”200

十二 浪子归家224

一 河岸

鼹鼠一个早上都在他的小屋里忙碌着春季大扫除，丢下扫帚又拿起掸子，又拎着一提桶白石灰水爬凳上梯，扬起的粉尘呛了他的嗓子迷了他的眼，后脊上的黑毛也溅满了白石灰水，弄得他背也痛胳膊也酸。春天已经荡漾在上边的空气中，钻进了泥地里，环绕着他。春天以她那种不可名状的令人躁动不安的精神渗入他低暗的小屋。突然，他一个激灵，把刷子扔在地上，说：“讨厌！拉倒吧！”又说，“去它的春季大扫除！”不等穿上外套就蹿出屋子。有什么东西在上边不依不饶地呼唤着他，他一个劲儿地爬上了狭窄的坡道，这条砾石车道属于那些更靠近阳光空气的动物们。他又扒又挠又抓，然后顶了一下又顶了一下，再抓再挠再扒，他一边忙乎着，一边对自己叨叨咕咕：“我们上！我们上！”最后，噗！他的鼻子伸进了阳光里，他发现自己滚到了一片暖洋洋的大草坪上。





“爽!”他对自己说,“这可比刷墙爽多了!”阳光热烘烘地照在他的毛皮上,微风轻柔地抚过他发热的额头。那么长时间蛰居在地穴中,鸟儿欢乐的颂歌落入他发木的耳朵里,几乎像是在大喊大叫。有春天的喜悦,有生活的快乐,而没有大扫除的麻烦,他乐得立马四脚一跳,撒着欢儿蹦过草坪,一直跑到远处树篱那边。“站住!”一只老兔子站在沟边喝道,“留下六便士买路钱来!”急躁傲慢的鼹鼠压根儿不理睬老兔子,倒把兔子吓了一跳,他一溜小跑地擦身过去了,还要笑其他那些支棱着脑袋从洞穴里朝外张望的兔子们:“洋葱酱!洋葱酱!”(吃烤兔常用洋葱酱作调料——译注),兔子们还一点都没想好怎么回嘴,他便一溜烟地跑了。于是兔子们开始互相抱怨起来:“你真是傻帽!你干吗不说他——”“好啊!那你干吗不说——”“你也许这么说他就好了——”等等等等,他们总是这么一套。不用说,一切都是马后炮。

所有一切看起来好得都不像是真的,鼹鼠在草坪上这儿那儿到处跑来跑去逛着,沿着树篱丛,穿过矮树林,看见到处是鸟儿们在筑窠,是花儿们在绽放蓓蕾,是树叶子在发芽——一切都那么快快乐乐,欣欣向荣,忙忙碌碌。不知怎地,在这一片生机中,面对这些勤勉的芸芸众生,他只想做一只无所事事的狗,而不想让“刷墙”什么的念头纠缠自己。毕竟,假日中最快活的倒不是自己休息,而是叉着手看别人在那儿忙碌。他随意地四处闲逛着,以

为自己到了快活的极点,这时候,一条充盈丰涨的大河突然在他眼前展现。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条河——这样光滑如镜,蜿蜒曲折,像是躯体饱满的动物一样的河流。它在那儿追逐着,抚弄着,汨汨流淌中紧紧抓住什么东西,又大笑放开,又去缠上一个要挣开去的新玩伴,那个玩伴又被它抓在手中。一切都在颤动、鼓荡——闪闪烁烁,波光粼粼,潺潺流动,盘旋起伏,喋喋不休。鼯鼠完全被眼前的景象迷得心醉了。他在河边一溜小跑着,就像个很小的娃娃在大人身边紧赶慢赶着听好听的故事,最后赶累了,他坐在河岸上,河水还在向他窃窃私语着,娓娓叙说着世界上最动听的故事。这故事来自大地的脏腑,一路倾吐,最后流向浩瀚的大海。

他坐在草地上,望到河的对岸有一个黑黑的洞穴正好露在水面上,这让他不禁有点想入非非起来,觉得这地方远离尘嚣,大水淹不着,又温暖又舒适,对于一个清心寡欲的喜欢河边小筑的动物来说,可真是一个绝佳的居处。正当他朝着那地方凝神睇视时,发现洞里中央有一个什么小小的发亮的东西一闪而过,接着又闪了一下,像是一颗小星星。可是那地方几乎是不可能有星星的,说是萤火虫也不像,因为它太小又太亮。于是他使劲盯着看,发现那里面有东西在冲他眨眼睛,是的,很明确是在眨眼睛,接着,整个小脸显露出来了,像是嵌在画框里的一张画。





一张棕色的小脸，长着胡须。

一张矜持的小圆脸，眼睛还像刚才抓住他的目光时那样闪着亮光。

小巧精致的耳朵，厚厚的丝一样的毛发，这是河鼠！

于是两只动物互致矜持的问候：

“你好！”河鼠说。

“你好！”鼹鼠说。

“你想过来吗？”河鼠迟疑地问。

“噢，你这么说说倒挺容易。”鼹鼠说。语气有点生硬，因为他对于河流，以及河边的生活的种种方式都还很陌生哩。

河鼠什么也没说，只是弯腰解开缆绳，把小船拖到岸边，然后轻轻跨进一只鼹鼠这辈子里从未见识过的小船里，小船的外面漆着蓝色，里面是白色的，大小正好可以坐下两只动物。鼹鼠的一颗心马上就飞到船上了，尽管那会儿他还一点也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

河鼠灵巧地把船很快撑到这边来，然后伸出两只前爪去搀扶战战兢兢走下船来的鼹鼠。“靠那一边，”河鼠叮嘱着，“上船时脚下留点神。”这下子，鼹鼠欣喜万分地发现自己是在一艘真正的船上了。

“今天可真够过瘾的！”他心满意足道。河鼠把小船撑开河岸，摆动双桨向前划去。“你知道，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坐过船哩。”鼹鼠感叹说。

“什么？”河鼠叫起来，张大了嘴合不拢来，“从来没有坐过船？从来没有？——那你——那你一直都干些什么呢，嗯？”

“划船什么的很有意思吧？”鼹鼠怯怯地问。其实不用问，他早已相信就是这么回事了。因为他正舒舒服服地靠着座位上的垫子，看着这桨、这桨座、船上所有迷人的物件，感觉着小船在他的身下轻轻地摇荡。

“有意思？这可是惟一重要的事。”河鼠一边向前划着船一边严肃地说，“相信我，年轻的朋友，这是惟一重要的事，没有任何事——完全没有——没有一件事比摆弄船上的事更重要，连一半都没有。”他梦呓似的说：“坐船到处游荡——到处——游荡——”

“当心前面，河鼠！”鼹鼠突然大叫起来。

太晚了！小船对着河岸撞个正着。这位水上的寻梦者，一下子跌倒在船舱里，来了个四脚朝天。

“坐船到处去——要不就划着船，”河鼠可没惊慌失措，哈哈大笑着——一骨碌爬起来，“在船里面还是在外面都无所谓，只要有船似乎什么都不要紧，这就是它吸引人的地方。不管你是想离开还是不想离开；不管你是到达了你的目的地还是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也不管你是不是从来没见过任何地方，你手边总会有事可做，你决不会去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你干完了一件，总还有另外的事可做，只要你喜欢，你总有事可做，但你别干太多。我说，我们是





不是一起顺流而下，在船上好好享受一天如何？”

鼹鼠简直快活得要命，不停地扭动着脚趾头，惬意地长吁了一口气，美滋滋地倚在松软的靠垫上：“我今天真要好好享受一下了！”他说，“那我们就赶紧出发吧！”

“耐心点再等一会儿，嗯？”河鼠说。他把小船拴在码头上，把绳子打了个结扣住，就钻进他的洞里去了，一会儿工夫，他又重新出现，步履蹒跚地顶着个硕大的柳条午餐篮子。

“你用脚把船撑开。”河鼠一边走下来跨进小船，一边吩咐鼹鼠。他解开拴着小船的绳索，继续划船前行。“篮子里面装了些什么？”鼹鼠好奇地扭动着身子探过去问。

“里面是一些冷鸡肉，”河鼠简要地回答，“有冷口条冷火腿冷牛肉泡菜黄瓜色拉法式圆面包水芹野鸭罐头炖肉姜汁啤酒柠檬苏打水——”

“噢哟，够了够了，”鼹鼠乐得大叫起来，“这可太多了！”

“你真这么觉得？”河鼠一本正经地问，“通常的郊游，我就带这些东西，其他动物们总说我是个小气鬼，带去的东西刚够分的。”

鼹鼠其实一点也没听进去。刚刚涉足的新生活让他完全着迷了，他陶醉在波光涟漪、鸟语花香和融融春日之中，他把爪子浸在水里，做起长长的白日梦来。河鼠真是个好伙伴，顾自不停地划着船，不去打扰他的好梦。



“我挺喜欢你这件衣服的，老伙计，”约莫过了半个小时，河鼠开口了，“哪天我手头方便了，就去给自己弄件黑色的天鹅绒的吸烟服来穿穿。”

“你刚才说什么？”鼹鼠赶快醒过神来，“你一定觉得我太没礼貌了，但这一切对我真是太新奇了。这是——是一条——河吧！”

“是这一条河。”河鼠纠正他的说法。

“你真的生活在这条河边？多快活的生活啊！”

“我一直在河边，与河为伴，在河上，在河里，”河鼠说，“这条河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叔叔阿姨，我的伙伴、粮食和水，我在这里吃喝也在这里洗涮。这条河就是我的世界，除此以外，我不需要别的东西。在这条河里得不到的东西，就不值得我去争取，这条河所不了解的东西，也不值得我去了解。上帝！我和这条河在一起度过了多少难忘的日子啊！无论严冬还是酷暑，春日还是秋夜，它总是给你带来乐趣和惊喜，哪怕就是二月里发大水，对我来说事态不妙的时候，也是如此。那时候，浑浊的大水一直要漫到我最考究的卧室窗口，汛期过后，水退去了，露出一块块烂泥地来，发出提子蛋糕一样的气味，冲下来的杂物和灯芯草之类的水草把河道给淤塞了。这一来，我倒可以在河床的许多地方溜达溜达了，而且不会弄湿鞋子，我还可以找一些新鲜食物，还有那些粗心的人们从船上掉下来的东西。”



“那你有时候会不会感到有点儿单调呢？”鼹鼠小心翼翼地问，“就只有你和这条河，没有其他人来跟你聊个天什么的？”

“没有其他人？——唉，我对你嚷嚷也没用。”河鼠大度地说，“因为你新来乍到，觉得什么都很新奇陌生，所以你什么都不知道。这河堤现在可比从前喧闹多了，许多动物干脆都搬走了。噢不，现在真是一点都不能跟从前相比了。什么水獭呀，鱼狗呀，鸬鹚呀，红松鸡呀，一天到晚就看见这些动物，他们还总是缠着你忙乎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好像一个人竟没有他自己的事可做似的。”

“那边是什么？”鼹鼠扬了扬爪子，指向河边水草地后面那片黑黢黢的林子。

“那边？噢，不过是一片野树林罢了。”河鼠急促地答道，“我们很少上那儿去，我们是岸边的动物。”

“那他们不是——那些家伙是不是不大好？”鼹鼠忐忑不安地问。

“他——们嘛，”河鼠迟疑地说，“让我想想，松鼠倒还不错，兔子嘛——有些还好，有些不太好。对了，还有老獾，住在野树林正当中，他不跟任何人来往，你就是花钱请他，他也不搭理你。亲爱的老獾！没人去打扰他。最好别去打扰他。”河鼠别有意味地加了一句。

“这怎么说？有谁想打扰他么？”鼹鼠还问。

“嗯，当然啦，总有别的一些家伙，”河鼠带着点迟疑